

Seeing, weeping 1

还君一钵无情泪

他精通六国文字，包括古印度梵文。

他是书画大师，他的书法具汉魏六朝气息。

他是中国最早使用裸体模特进行美术教学的人。

他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，他组织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体——春柳社。

他是第一个将西方音乐引入中国的人，也是中国最早用五线谱作曲的人。

他是教育家，弟子中名人辈出。

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”他写的《送别》歌，至今余音缭绕。

1918年的正月，杭州西湖，刮着冷风。

西湖白堤的岸边，站着一位僧人和一位年轻女子。

他们四目相对，静默无语。

风雨中，浪花拍岸，飘来远处寺庙悠长的钟声。

这位僧人，是李叔同，那位年轻的女子，是他的日本妻子。这一年的农历正月十五，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。他的日本妻子听说后，从上海赶到杭州，抱着最后一线希望，劝说丈夫不要出家。

这一年，是他们相识后的第11年。



1905年，李叔同赴日留学前，
在天津与其兄下围棋留影（左为李叔同）

1880年10月23日，李叔同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商人家里，父亲曾是清末光绪年间的吏部主管，后来隐退经商。

李叔同从12岁开始学习传统诗书和绘画。在他的幼年，家里经常邀请僧人来诵经，他的乳母也常诵《名贤集》给他听：“高头白马万两金，不是亲来强求亲。一朝马死黄金尽，亲者如同陌路人。”这样的格言里面，暗藏了许多人生的禅机，描述了荣华尽头的悲哀，而幼年的李叔同全都能懂——他的早慧和超然物外的情志已露端倪。

1901年，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“特长班”，同学有黄炎培、邵力子等。少年才俊济济一堂，他们大多恃才傲物，以至于不少教员不敢开课。后来，学校请来

1900 年时的李叔同



1907 年，于东京春柳社演出《茶花女》一剧。时年 28 岁



1907 年，在日本留学演《茶花女》时的全身扮相

蔡元培，蔡元培往讲台上一站，台下即刻鸦雀无声。

李叔同 26 岁（1905 年，虚岁 26 岁）那年，母亲去世了，他一改旧式治丧传统，在丧礼上不办宴席，只备了些蛋糕沙拉等招待来宾，悼念仪式不用锣鼓唢呐，而用西洋管乐。他自己坐在当时国内罕见的钢琴旁，边弹奏边唱歌，令众亲友目瞪口呆。

李叔同的父亲，早在他 5 岁（1884 年，虚岁 5 岁）时就已离世。母亲病故后，26 岁的李叔同觉得“人生已了无牵挂”，决定寻找自己新的人生旅程。

那一年的秋天，他离开了中国，东渡日本留学。

到日本后，李叔同剪去了长辫子，考进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。当时有 30 人报考，只有 5 人被录取，其中有李叔同和曾孝谷两名中国人。

李叔同开始了西洋绘画的学习。因为学画，他认识了一个女人。

学习西洋绘画，人体写实是必修的课程。于是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，成了李叔同最棘手的问题。

那一年的 11 月，天气转凉，秋天的日本，四处是古典萧瑟的美景。正在屋檐下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抬起头，给他送饭的房东的女儿正好从他身边走过。刹那间，李叔同觉得，她就是自己寻觅已久的模特。

这个温良谦恭的女子没有名字，因为关于她的文字记载很少，所以有人猜她叫福基，也有人叫她雪子。多少年前，他是她家的房客，日夜在同一屋檐下生活。这一天，他终于看见了她，用他洞悉

人生的睿智眼神。

李叔同开口请雪子做自己的裸体模特，这个要求让姑娘觉得十分突然。在当时的日本，做裸体模特是一件比较害羞的事情，在社会上不被大众所接受。

李叔同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位日本姑娘很快就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因为她爱上他了，尽管他在故国家园里有父母安排的妻子，然而，她已然动心，只能爱了。

从此，这位日本姑娘成了李叔同的模特。相同的爱好，彼此真诚相待，两人开始了6年的相依相伴。他们在一方房檐下，一起度过了一生中最静美的爱情时光。她细腻温柔的爱和照顾，温暖了一个漂泊在异乡的游魂。一份真实的感情，足以安慰平生。

多才多艺的李叔同，在日本也开始了音乐和戏剧的学习。他编写了一本《音乐小杂志》，在东京印刷，送回上海发行，成为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。他还与同学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——春柳社。

1907年，春柳社在东京演出了一场新式话剧，演出剧目是《茶花女》，由法国小说家小仲马的名著《茶花女》改编而来。

为了排演《茶花女》，李叔同全身心地投入，不仅在经济上出了很大力，舞台背景、服装购置、化妆、排练的费用全由他支付，甚至在《茶花女》的演出中反串饰茶花女玛格丽特。

为了演好茶花女，他把留起来的小胡子剃掉了，为了让腰身看起来更像女人，他还几天不吃饭来束腰。



这个戏，由日本戏剧权威藤泽浅二郎担任导演，1907年正月，在东京基督教青年会新落成的剧场里正式开演，观众反响异常强烈。一时间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，好评不断……

雪子也坐在观众席里，看着台上的李叔同把玛格丽特悲惨的命运演得如此感人，想到这个男人将来会离开日本，她流下了眼泪。



1911年3月，李叔同即将毕业回国，雪子提出了与他结婚的要求，并请求同他一起回中国。

李叔同非常为难，他很爱她，可是家里已有妻子，他没办法和她结婚，但他把这个日本女子带回中国，安置在上海。这个温婉的日本女子，为了他，甘愿在异国他乡忍受寂寞与孤独，只为心中那一份与子偕老的厮守誓约。却想不到，这个男人，在带她回到中国后不到几年，就剃发出家，永别红尘。



回国后，李叔同先是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任美术老师，后任教于浙江

省立第一师范学校，主讲音乐和图画。

“高高瘦削的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，宽广的前额，细长的凤眼，隆正的鼻梁，威严的表情。扁平的嘴唇两端常有笑窝，显示着爱的表情。讲台上放着点名簿、讲义、讲课笔记、粉笔等。谱表摆着，钢琴衣解开了，琴头上放着一只怀表，闪闪发亮。黑板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容。李先生端坐着。上课铃响，他站起身来，深深地一鞠躬，课就开始了……”

这是丰子恺对老师李叔同的描述。

上课时，如果有人看闲书，李叔同看在眼里，不会马上责备。等到下课后，他轻声说：“某某等一等。”于是，这位同学留下。

“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。”说完，他向学生一鞠躬。这位学生马上满脸通红，羞愧得无地自容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大雪纷飞，旧上海一片凄凉的景色。李叔同的一位朋友许幻园来到李叔同家门口，喊出李叔同，站在门外说：“叔同兄，我家破产了，我要离开上海，后会有期。”说完，挥泪而别。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，在雪里站了很久很久。然后，他返身回到屋内，写下那首歌：“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……一壶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”

《送别》道尽了人间的花开花落、离别之情，以及人生的凄凉之景。

1918年，李叔同做出了至今也让许多人费解的决定。

那年冬天，他将半屋西洋油画、美术书籍送给北京美术学校；将印章送给杭州西泠印社；将平生收藏的字画装裱之后送给夏丐尊；将几十年收集的音乐、书法作品送给学生刘质平；自己带了三件简单的衣服、两袋梵典，一杖一钵一芒鞋，到虎跑寺落发为僧，就此走出了喧闹的俗世，隐入佛门。

从此，滚滚红尘里少了一位翩翩公子，佛门里，多了一位“弘一法师”。

他选择了从绚烂至极归于平淡。

李叔同出家的消息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很多猜测，这个的确在红尘中存在过的男人，如何放得下他热爱的画、他的字、他的戏、他的歌？或许，他已然明白繁华盛宴聚散如梦，悲欢往事转眼成空。那个远渡扶桑，穿了白绸衬衣，系了艳红蝴蝶结的倜傥少年，从此决定抛却半生年华，守住寂苦，在灵魂的高堂里拾阶而上，从此暮鼓晨钟，古寺深深。

最想不通的恐怕是雪子了。在上海的雪子听说李叔同准备出家，马上从上海赶到杭州，与他在西湖边会面。

在西子湖畔，她苦苦哀求，绝望而固执地凝望着他。



她：“叔同——”

他：“请叫我弘一。”

她泪流满面：“弘一法师，请告诉我，什么是爱？”

他：“爱，就是慈悲。”



李叔同去意已决，送给雪子一块手表：“你有技术，回日本去不会失业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就离岸登船。

小船一桨一桨地划动着湖水，在西湖的薄雾中渐渐远去……李叔同没有道一声珍重，自始至终，没有回头。

岸边的雪子肝肠寸断，痛哭不止。

后来，她回到日本，从此再没有任何消息。



因为她没有留下名字，很多年后，曾有李叔同的后人到日本去找过她，但一直没有找到。

1942年10月10日，弘一法师写下“悲欣交集”四字交给妙莲法师后，于10月13日圆寂于温陵养老院，享年62岁。

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外山。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一瓢浊酒尽余欢，今宵别梦寒。

——《送别》

李叔同 1871

字息霜，别号漱筒。祖籍浙江平湖，生于天津。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，在音乐、书法、绘画和戏剧方面颇有造诣。从日本留学归国几年后剃度为僧，号弘一，晚号晚晴老人。

02

张爱玲

我自将萎谢了……

“胡兰成张爱玲签订婚约，结为夫妇，愿使岁月静好，现世安稳。”

——1944年，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婚约内容

1995年9月8日，中国的农历中秋，中午12时30分，家住洛杉矶的建筑商人林式同家的电话响了起来。

电话是张爱玲公寓的房东打来的：“您是我唯一见过的认识张爱玲的人，所以我打电话给您……我想……张爱玲已经去世了。”

林式同是张爱玲在美国最亲近的朋友，他也是她的遗嘱执行人。他赶到张爱玲的公寓时，看到的情景是：“张爱玲躺在房里靠墙的一张窄窄的行军床上，身下垫着一床蓝灰色的毯子。头朝着门，脸



向外，眼和嘴都闭着，只是出奇的瘦，温暖的日光灯在房东发现时还亮着。”

法医说，张爱玲死于心血管病，但林式同认为，她在中国人的观念里，属于无疾而终。

在死前，她好像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，清醒地整理了各种重要证件和信件，装进手提包，放在靠门的折叠桌上。

早在三年前，张爱玲就给林式同寄过一封信，信里有一份遗书，并且请林式同做遗嘱执行人。张爱玲生前从不请人去她的房间，林式同是唯一，也是最后一个有机会进入她房间的人。

除了林式同、房东、警察和殡仪馆的人外，没有任何人看过她的遗容，也没有照过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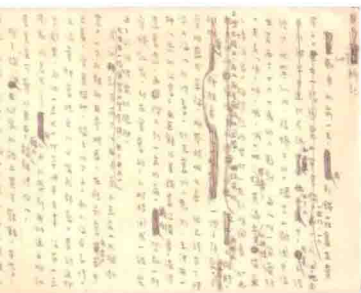
林式同按照她的嘱咐，把她的骨灰撒向了无边无际的大海……

自从1955年去了美国以后，张爱玲就隐居在洛杉矶的公寓中，对外界极其淡薄：不接电话，不开信箱，不见客人；她不做饭，也不上馆子，只吃罐头、喝牛奶；不论白天黑夜，都开着电视和电灯。她既害怕黑暗和寂寞，又坚决地拒绝着尘世的一切热闹。

这就是张爱玲晚年的生活情景，最让我难过的，是看到林式同的那段回忆。他说，她的浴室很凌乱，浴缸变了色，脸盆旁边的药柜里有许多药瓶……但是，浴室里居然没有毛巾，只有到处扔的纸巾。

“张爱玲可能连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了，才用了那么多纸巾。”

这简直让人太心酸了。



张爱玲于 1954 年在北角香港英皇道兰心照相馆拍摄的相片

这个有着显赫的家世、贵族出身的女人，少年成名、红极一时，却一生过着颠沛流离、漂泊不定的生活。

畸形碎裂的家庭让她过早饱尝艰辛。少年刻苦，才华绽放，战争却让她两度中止大学学业，错过了出国留学的机会。她经历过两次婚姻，可是到头来，几乎没有一个亲人。直至远走异乡，洗尽铅华，离群索居。

在美国时，她只是一个孤苦而骄傲的老太太，曾经的传奇与流言都与她无关，就连最后，没有一个人、一滴眼泪送她，她选择了独自退场。

我在想，就在离世那一天，穿着暗红色旗袍的张爱玲，整理完了信件，穿过地面上凌乱摆着的纸袋，靠在行军床上，看着灰扑扑的天花板。视线里，紧闭的窗户透过来的光线中，尘埃飞舞，生命渐行渐远之际，她会想到什么？

她会不会想到那位时髦、美丽、高贵而遥远的母亲，当

她被佣人抱到母亲的面前，母亲脸上那种微微茫然的表情？

她会不会想起年幼的自己问父亲的那一句：“妈妈是不是真的就要回来了？”

父亲叹口气说：“她回来，也可能还是会走的。”

她的眼前会不会再次闪现，少女时代读过的圣玛利亚女校的浴室——

“是用污暗的红漆木板隔开来的一间一间，板壁上钉着红漆凳，上面洒了水与皮肤的碎屑。自来水龙头底下安着深绿荷花缸，暗洞洞地也看见缸中腻着一圈白脏。灰色水门汀地，一地的水，没处可以放鞋。活络的半截门上险凜凜搭着衣服，门下就是水沟，更多的水。风很大，一阵阵吹来邻近的厕所的寒冷的臭气，可是大家抢着霸占了浴间，排山倒海呼啦啦放水的时候，还是很欢喜的。朋友们隔着几间小房在水声之上大声呼喊。”

她会不会想起，青春飞扬的时期，当穿着自己亲手做出来的奇装异服走在路上，行人瞠目结舌的样子……

还有，胡兰成当年那些狂轰滥炸般的赞美，她还能想起多少呢？

“花来衫里，影落池中。”

“柔艳刚强，亮烈难犯。”

“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。”

“张爱玲的顶天立地，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。”

“张爱玲是使人初看她诸般不顺眼，她决不迎合你，你要迎合她更休想。你用一切定型的美恶去看她总看她不透，像佛经里说的不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，她的人就是这样的神光离合。偶有文化人来到她这里勉强坐得一回，只觉对她不可逼视，不可久留。好的东西原来不是叫人都安，却是要叫人稍稍不安。”

“可是天下人要像我这样喜欢她，我亦没有见过。谁曾与张爱玲晤面说话，我都当它是件大事，想听听他们说她的人如何生得美，但他们竟连惯会的评头品足亦无。她的文章人人爱，好像看灯市，这亦不能不算是一种广大到相忘的知音，但我觉得他们总不起劲。我与他们一样面对着人世的美好，可是只有我惊动，要闻鸡起舞……”

真的是才子啊！那些年里，他对她究竟说了多少好话，谁能记得呢？就算他们自己又能记得多少呢？我们只知道，张爱玲只是说了一句：

“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，于千万年之中，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，没有早一步，也没有晚一步，刚巧赶上了，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，唯有轻轻地问一声：‘哦，你也在吗？’”

这个向来以悲悯的眼神洞察世人，妙笔生花，把人世写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女人，自己，却也犯了这一回傻！

1944年11月，胡兰成与张爱玲新婚不过3个月，他就告别她，来到武汉，接手《大楚报》，住在汉阳医院，并且认识了一位17

岁的小护士，他亲切地称她为小周。

张爱玲来了，来看他了，胡兰成却惊而不喜。

他并不瞒她小周的事。

她要他在她们之间做选择。

他对张爱玲说：“我等你，天上地下，没有得比较。若选择，不但于你是委屈，亦对不起小周。人世迢迢如岁月，但是无嫌猜，按不上取舍的话。而昔人说修边幅，人生的烂漫而庄严，实在是连修边幅这样的余事末节，亦一般如天命不可移易。”

张爱玲说：“你说最好的东西是不可以选择的，这个我完全懂得。但是这件事还是要请你选择，说我无理也罢。”

她还这样质问他：“你与我结婚时，婚帖上写现世安稳，你不给我安稳？”

胡兰成答道：“世景荒芜，已没有安稳……”

张爱玲只能叹了一口气，自伤地说：

“你到底是不肯。我想过，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，亦不致寻短见，亦不能够再爱别人，我将自是萎谢了！”

第二天，她走了。

胡兰成送她，天下着雨，淅淅沥沥。

过了几天，张爱玲寄钱给他，还写信说：“那天船将开时，你回岸上去了，我一人在雨中，撑伞在船舷边，对着滔滔黄浪，伫立涕泣久之。”

张爱玲是很少流泪的。

这一生，她可能只哭过三次。第一次，是与父亲反目。第二次，